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十八回 王熙鳳孽劫歸泉 柳湘蓮奇功靖寇

話說鳳姐自夢合寶玉纏綿之後，或紅或白，淋漓不止，一閉上眼就覺寶玉在抱。每逢寶玉來看病，鳳姐更加其病。雖靠參藥之力敷衍，受不住時刻消乏，肌肉全枯，精血盡耗。

一日正在朦朧之際，聽見有人合豐兒說話。鳳姐問是誰，豐兒回是水月庵的智善師父。鳳姐此時原懶說話，因是智善，心有所觸，忙叫智善進房，坐在炕沿上。問道「你們好久沒有來？」智善回說：「原要來請二奶奶的安，因為師父病了，我一個人走不開，所以沒來。可憐我師父昨兒已歸仙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揩淚，「今兒來請奶奶的安，支一季燈油拿去使用。不知奶奶為什麼病了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師父害什麼病死的呢？」智善道：「他那病說起來怕人。有一夜起來走動，忽然跑進房來說，看見兩個兇惡小鬼要捉他。話未說完，一交栽倒，嘴裡亂喊：『不要打我，去就是了』。一會兒又喊道：『閻王老爺饒命呵！受不得這些刑法了。』殺豬似的叫喚，怪怕人子的。這幾天哼聲不絕，身上青紅藍綠，自己把舌條咬的粉碎吐掉了，實在可慘。常聽他喊說：『一刀殺死我罷！這零碎罪孽受不住了。』又聽他說：『金哥兒，不關我事，是你父母貪圖勢利，必要退婚。我只得了三百銀子，這些罪還沒受夠？人家得三千銀子的倒沒事人一般。』鳳姐聽說，猶如當心一刀，眼睛一翻，大叫一聲，昏暈過去。唬得智善慌忙退出，一溜煙走了。

平兒等忙掐人中，進定神丸，忙了半日才甦醒過來。自此病又加重，心神不安，夜間常見張金哥夫妻索命。又見賈瑞對他說：「嫂子，你卻瞧我不起，我倒來瞧瞧你。瞧你不為別的，瞧你這病合我一樣。你害的我好苦！於今你也捱人害了。」鳳姐正要回答，只見尤二姨攜著寶玉笑盈盈的來了。鳳姐一腔無名醋火直透泥丸，咬牙切齒，正要發作，只說不出聲。又見二姨同寶玉歡洽情形倍勝於己，心中怨恨寶玉。忽見寶玉走到後間找平兒去了，鳳姐醋上加醋，惱裂心胸。又見寶玉出來，復與二姨偎抱，心中惱恨寶玉已極。忽見寶玉撇了二姨，走來撲在自己身上，鳳姐一把箍住道：「我的冤家，你好狠心，也來了。」靦靦一望，並非寶玉，乃是賈瑞。鳳姐一推，又推不動，只得狠命一推，才掀下炕來。一面罵道：「好混帳幌子，敢來糟蹋我嗎？」賈瑞回道：「賤潑辣貨兒，可再遠視人呀？你一心只想寶玉，你瞧他合二姨兒天生一對，何等親密。那一隻眼睛瞧著你這個牛鬼蛇形的濫淫婦。你若不信，給你件東西瞧瞧才知道呢！」袖裡取出一面小鏡，背後「空花」二字，對著鳳姐一照。鳳姐看那鏡裡形容，儼然自己少年丰韻，柳眉鳳目，臉似春花，妖嬈無比。對了一會，漸看漸差，好像數年前的樣子。又對了一會，姿容頓減，竟是近日的形模。賈瑞將鏡拿開，說道：「停會子你再瞧就知道了。」果然停了一會再對鳳姐一照。鳳姐不看則已，一下看見，只覺自己面龐形骸骨立，一張黃紙裹著個骷髏，發枯齒落，唬得一身冷汗，不能言語。又見寶玉合二姨粉妝玉琢的一對畫意兒在旁玩耍，一腔妒恨，滿身慾火，如刀攪油煎。此時鳳姐心中酸鹹苦辣辨不出什麼味。賈瑞道：「花無百日紅。你此時正是殘花敗柳，求著我只怕還不稀罕。告訴你，寶玉還抱怨你呢！」又見寶玉向二姨道：「鳳姐姐實在可憐，我去救他一救。」忽聽窗年似乎黛玉說道：「你要救我不依。我從前嘗的苦味兒也等他嚐嚐，咱們回園裡樂去。」寶玉連忙穿衣，同二姨去了。鳳姐又加上這一番磨挫，五內沸騰，喉中間酸甜，血吐不止，底下又遺，登時昏絕。

連日臥病，王夫人等常來看視，平兒見現在光景不好，回了賈母。賈母來看，鳳姐哭向賈母道：「我沒福，得了這個病，不能活了。我指望伺候老太太百年快樂，略盡我的心。不能夠了，老太太白疼了我了。」賈母淚流不止，邢、王夫人道：「你只管靜養，別說這樣話。有老太太福庇，不妨事的。」鳳姐模糊合眼。賈母道：「他病到這個樣兒我才知道，幾天前你們都說不妨，我瞧他很不好，到底是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遺精帶血，先前不過一天兩三次，他原有這毛病，這兩天淋漓不止，今兒更狠了，又吐了許多血，可受的住上下夾攻！」賈母道：「這幾個冤家怎麼好！前幾年鬧寶玉、林丫頭，他們兩個例很好了。今兒又鬧鳳丫頭，連兒又不在家，怎麼處？風丫頭這個人呢，樣樣都好，我最喜歡他。我嫌他就是這點子年輕的人，不知保養身子，白糟蹋了。」

賈母話未說終，突見鳳姐坐起來，厲聲喊道：「把那悍淫妒狠潑辣的王熙鳳帶上來！你持家苛刻，盤剝重利，勢壓窮人，可是你的罪？上騙尊長，下凌奴僕，可是你的罪？誘姦陷命，致賈瑞於死，可是你的罪？私通小叔、兩姪並奴僕，可是你的罪？得贓銀三千兩，拆散張金哥婚姻，夫妻同死，可是你的罪？妒害姪妾尤二姨，致傷母子二命，可是你的罪？因妒作弊，買囑張華控夫，可是你的罪？因盤剝種種，結怨於人，致今抄家敗產，可是你的罪？還有一款大罪：生拆開神瑛侍者、絳珠仙子珠玉良緣，勉強撮合金玉姻緣的議論，遂你一己之私，害彼三人之命，可是一款大罪？你犯諸般惡罪，當入各地獄，受那屍解、刀山、油鍋、冰池、剖腹、割舌、剝皮、磨捱、變畜諸般孽報。今已惡貫滿盈，鬼卒速帶他去受罪，受訖報來！」說完大叫一聲，倒於炕上。

賈母、王夫人等聽其自己一一供狀，方知其平日所為，大家唬得面面相覷。賈母道：「太混鬧了！我也不忍見他這個樣子。」即起身回去。王夫人吩咐平兒好生照應，因此心中急悶，後成咽症而終，預先交代。

眾人散後，鳳姐到半夜裡又回過來，一心想念寶玉，剛一合眼，寶玉已在炕前。鳳姐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我死也不放你了。」抱著寶玉，正在歡暢，只見賈瑞、張金哥夫婦、尤二姨湧進房來，疊連聲：「捉奸！你這淫婦，一生說嘴，今兒也落在咱們手裡了，拉他地獄裡去。」鳳姐一面亂戰，央告寶玉道：「好兄弟，救我！」只見寶玉跳下炕來說道：「我要去瞧瞧林妹妹，不能顧你。」竟自走了。張金哥拿條繩子往鳳姐頸上一套，拉著便走。鳳姐叫了一聲「好狠心的寶……」便噤了氣。平兒喊叫眾人來看，已經氣絕，下身淌的白白紅紅，污人眼目。

平兒撫屍大慟。巧姐因出麻未愈，住在旁邊屋裡，聽見母親已死，顧不得病，趕過來哀哭嚎啕，昏暈幾次，好容易勸住。大家都來看問，寶玉痛哭了一場，眾姊妹各自悲傷，賈母、邢、王夫人俱在上房哭泣。這些下人，免不得虛應故套。惟有巧姐、平兒極其哀痛。賈瑞得信，趕回來開喪。過了七終，停靈鐵檻寺。死後風光雖不及可卿，黛玉命林之孝等從豐辦，亦極體面。賈璉、巧姐十分感激黛玉，又趁此回了賈母、邢、王夫人，將平兒扶正，襄辦家務，合家上下的人無不喜悅。賈璉、平兒又格外感情，平兒命中連得貴子，助夫旺相，此是後話慢表。

且說時當秋末，落葉蕭蕭，黛玉、喜鸞邀齊眾姊妹在紅樹樓賞紅葉。群釵敘會，唱曲的唱曲，下棋的下棋，射覆、猜枚、倫拳、行令。席間說起做詩要擬題即景，香菱道：「目下風景，我最愛『白蘋江冷人初去，黃葉聲多酒不辭。』這兩句才完，只見晴雯突然面色改變，叫聲「呵呀！不好了。」哭得淚人一般。個個倉皇，不知何故。黛玉急得抱住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為什麼這樣傷心？合我說了，那有過不去的事呢？」寶玉也陪著哭。寶釵道：「且說明了再哭也罷。」晴雯哭得哽咽難言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還是黛玉心靈，憶及前事，說道：「這時候正是『吳江楓葉冷』之期，他要回太虛境換婉妹回來，所以傷心如此。他捨不得咱們，咱們又如何捨得他去呢？」大眾聽說，人人墮淚，好容易才勸住。一場掃興，意趣索然，各人只得散了。

晴雯回來，拉著寶玉、黛玉重新哭起，難解難分。寶釵、紫鵲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同來勸解。晴雯道：「我這生離，比連二奶奶的死別還難過呢！」黛玉道：「你且歇歇，待我想個道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的主意妥當，晴妹歇歇罷！不必只管哭了。」晴雯道：「任憑怎樣，我就要回去。若失了約，如何對的住婉香妹妹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回到幻境，合婉香妹妹重複商量，你們二人時常更換，或一兩月一換，或一月一換，即半月一換也可，不拘長短，時常往來，免得耽擱久了，熱刺刺的捨不得去。這麼著，你二人都寂寞，咱們又常合你二人在一塊，可好麼？」

晴雯聽了，才展愁容，沉吟一會說道：「奶奶這主意計出萬全，我的心事已放寬了，今夜就要回去換他來。」於是夜間炷起返魂香，睡下，果然一靈到了太虛境，見著警幻仙姑合五兒。五兒向晴雯道：「姊姊真信人也。你便多耽擱些時也使得，眼睛都哭腫

了，可是捨不得來呀？」晴雯道：「郡主已想了個主意，叫合你商量。」遂將時常更換，免得久留難捨的話告訴了五兒。五兒道：「這麼著好極了。但是一件：近來你辦慣的事我又不諳，你在這裡耽擱兩天，細細教給我，心裡才有譜兒。」警幻仙道：「姊妹不須憂慮，我今授你們通神散合精丸，兩人服下，嘴合嘴睡一覺起來，各人所知所能、所行所學，兩人心裡融會貫通，如一人的臟腑。常言道：『老子一氣化三清，』今你們兩氣合一至，可好麼？」晴雯、小雯欣喜欲狂，兩人服散吞丸，抱頭合口而睡，一覺醒來，兩人心地豁然通暢，忙拜謝仙姑仙傳妙用。五兒更加喜悅，向晴雯道：「我此時肚裡多了姊姊的詩料文才，又多些曲子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也得了妹妹涵養的性情，免得罪人。」目下兩人儼是一人，執手比肩，又不忍分離。晴雯道：「你今次回去，過兩三個月再來換我。往後咱們竟是十天半月一換才好。調換之時，總在這裡盤桓兩天再回去，庶不使你我合氣同身的分兒，又免常常掛念。」

五兒應諾，拜別了仙姑，一徑回來。次日醒起，見了寶玉、黛玉、寶釵、紫鵲等，喜悅不盡。黛玉問其前事，五兒將仙姑授以仙丹，兩人如一告訴出來，寶、黛更喜。寶玉即取出曲本叫五兒唱，五兒一見如故，唱的腔口音韻與晴雯無異，把個寶玉樂的無可形容。自此婉香重歷乾坤，復偕姻眷，見過賈母、王夫人、眾姊妹等，每日隨寶、黛官商諧暢，這且按下。

單說苗疆地方，賊匪糾合多人，打家劫舍，肆行搶掠，及至侵佔地方，拒捕傷官，聲勢甚大。周震夏新任此處提督，屢次剿殺，兵機不利，一面申奏。柳湘蓮欲圖建立功績，托賈政保奏，並舉薦包勇同往軍營效力，代其捐了千總，旨意已准。湘蓮同妙玉商量：因自己住宅與林園相通，即將大門關斷，出入總走林園。怕妙玉一人寂寞，向寶玉借了鬆廳與妙玉起居，又伴黛玉消遣。妙玉將細軟要件帶了過來，幾個男女人看守房屋，栽培花木。湘蓮安頓了家，辭別賈府諸人回家，同妙玉細語叮吟一番。妙玉哭到天明不能成寐，湘蓮心中萬分難捨，固不忘兒女之私，奈要整英雄之慨，只得硬著心腸，揮淚而別。寶玉、瓊玉等送了一程，又囑咐包勇一路小心照應。包勇唯唯聽命，一面說道：「二爺、大爺放心，我今隨柳二爺前去，一定馬到成功。」寶玉、瓊玉亦淚濕而回。

湘蓮、包勇一路曉行夜宿，跋涉馳驅，自不必說。一日到了苗疆，柳湘蓮帶著包勇，攜了賈政的書來見周震夏。周震夏見包勇雄壯威武，心中甚喜；看到湘蓮美如冠玉，書生模樣，何能折衝疆場？心中猶豫。

次日點軍操演陣勢，比試刀槍。演陣之後，挑選了一位總兵、一位參將，先同包勇比試。包勇向震夏道：「卑職長短兵器粗知，用勁稍猛，不知兩位大人像比槍比刀？若比槍只用桿子，比刀用未開口的，恐防失手有傷。」震夏點頭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」再說那位參將素有勇力，家傳刀法甚妙，揀了兩把大砍刀，用布纏密刀口，同包勇比試。包勇又問馬戰步戰，參將道：「先合你馬戰。」兩人上馬，先衝了兩個回合，再迎面交鋒，連戰幾合，參將不能招架，忙叫住手，下馬來回了震夏，大贊包勇刀法精強。

這總兵見參將已輸，心中甚怯，想欲出其不意，小勝包勇以為解嘲，忙取了一條桿子對包勇道：「來來來，合你比槍。」包勇亦取條桿子在手。這總兵說聲「照槍」，當心一戳，包勇覷得清切，綽定自己桿子往上一提，那桿子迸開去了。這總兵欲將桿子向包勇跨當裡一攪，再往上一挑，此名拔草尋蛇，乃槍法中有名解數。包勇見桿將到，迅即退後一縱，將自己的桿子逼著總兵的桿子一尉，使得力猛，將總兵提離地有數尺高。兩人對尉了十幾桿，總兵招架不住，力敗氣喘，一面說道：「好的，好的！歇了罷！」亦向震夏誇其槍法勁捷。

參將又回震夏，要同湘蓮比試。包勇力回：「不必。我的諸般武藝不及他一半，二位大人如何比得！」震夏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使幾件兵器瞧瞧。」湘蓮應聲「是」了，即結束起來，出到演武廳前，揮動鴛鴦寶劍，初然只見一道一道的白氣四面盤旋，漸舞漸緊，只覺一派冷颼颼的寒風逼人，及舞成渾脫極濃之際，變作一團銀光，如球一般滾來滾去。包勇叫人用水盡潑，舞完之後，無滴水沾身。震夏諸人大喜。湘蓮又叫數百兵盡執長槍，槍頭上係一石灰袋，自己穿一領青布袍，叫眾兵團團圍繞，一齊用槍刺入，自己只拿條桿子提攔鎮尉。比較一會，但見各兵的槍紛紛落地，湘蓮身上無一點灰跡。又叫人豎起十根高竿，每竿上掛一錢，湘蓮連發十標，都穿著錢眼。又取一張弓兩枝箭，叫人趕一群馬飛跑而過，湘蓮道：「我這枝箭要中那白馬前蹄，這箭要中那紅馬後蹄。」箭發去，兩馬應[弦]而倒，並未射錯。於是通場的人，自上至下，張目吐舌，喝采稱奇。震夏道：「柳二哥英勇如此，本地蒼生之福庇也。」

且說苗賊有兩個頭目，一名噴火虬，一名呼風吼，兩人身長力大，狀惡形凶。八個小頭目，名凶心、惡膽、剛腹、強筋、銅頭、鐵骨、狼口、蠻拳。分上下兩穴駐紮，上穴乃其舊窩。一日又來討戰，震夏對湘蓮道：「二哥具此英才，何不一往以挫其鋒？」湘蓮應諾。震夏次日與湘蓮分兵出戰，賊勢凶狠，震夏兵法，不能抵敵，幸虧湘蓮所督之兵硬努強弓，剛敵個住，又算打了敗仗。震夏十分憂慮。湘蓮道：「我兵遠來疲憊，彼以逸待勞，所以取勝。只有將群賊誘其遠奔，再與交戰，則一鼓而定也。以末將計之，必需如此如此。」同震夏附耳言明，震夏大喜，這且按下。

再表五[回]中所說湖南陶長春同表妹李雙蘭與湘蓮結盟，自湘蓮回京，只通過兩次書信。雙蘭待字未成，每日訓練數十名侍女，色藝出眾。忽一日接到湘蓮書札，囑長春帶妹來軍營效力，以冀建功，並有佳婿可圖。長春本捐過守備之職，信到日即收拾行裝，帶了表妹，選了男女僕從百人，兼程趕路，一日到了軍營，先見湘蓮，敘談契闊。湘蓮即同長春來見震夏，震夏甚喜，又問長春本事，湘蓮道：「比包勇略差。」又代說：「還有表妹李雙蘭回來，情願效力。他們兄妹本領相仿。」震夏道：「足下薦賢相助，何愁賊眾難除。」湘蓮道：「兵貴神速，即當會戰。」

次日交兵，賊首噴火虬見這邊立著一群絕色女將，意欲劫槍，奮勇來攻。女將戰了數合，即詐敗而逃。賊首率眾追趕，震夏揮兵斜次裡殺來，截其歸路。噴火虬一心要捉女將，盡力追趕。這邊呼風吼亦遇一群女兵對敵，戰未久，女兵又佯輸而奔。呼風吼也來追趕。八個小頭目見遠遠幾十座大營，堆的糧草輜重不計其數，只有十幾名妙年女兵同些老卒看守，趕忙來捉女兵。女兵分頭逃竄；八個小頭目亦分頭來追。原來伙賊貪財好色，見著美女，拼命來捉。

呼風吼正在追趕，遇著陶長春持刀截住廝殺。呼風吼手搭宣花大斧，戰了幾合，長春敗退。包勇趕來接戰，大喝一聲：「殺不夠的狗爪子！」提槍就刺。呼風吼見包勇威猛，吃了一驚。包勇一連幾槍，兩點般刺來。呼風吼急忙招架，手上略疏，被包勇一矛刺中肩膀，拖斧敗回。包勇拍馬追趕，不防呼風吼的流星錘利害，回手一錘，打中包勇左腿，只得負痛奔回調治。呼風吼復追女兵去了。

再說震夏的長子廷輔丰儀俊秀，娶了探春。次子廷弼皎如玉樹，猿臂狼腰，弓馬嫻熟，現就都司之職，隨營征剿。近得湘蓮傳授刀槍秘訣，武藝精通。穿一領水紅繡花戰袍，金盔銀鎧，騎一匹葡萄點青驄馬，掛一張寶塔紋大力弓，懸一弧雕翎箭，使一桿火鎗。見凶心、惡膽二賊趕掠女兵，廷弼奮力追來，喝道：「狗賊通上名來！」二賊答道：「我等隊大王摩下前部但鋒凶心、惡膽是也。你是何人？敢來討死。」廷弼叱道：「我乃周大人的二少爺，來拿爾等逆賊，明白的速縛馬前，免我動手。」二賊大怒，凶心執狼牙索，惡膽挺點鋼叉，雙戰廷弼。廷弼奮勇抵敵，心想：「二賊本領甚強，急難取勝。」忙用一計，誘二賊道：「你們後面是誰來了？」惡膽偷眼回顧，趁這空一槍刺中惡膽右脅，受傷未重，不曾落馬。廷弼回馬就走，在飛魚袋內取出寶弓，指望用箭。不防凶心催馬趕到，攔腰一索，打著廷弼的箭弧，狠力一拉，將一壺箭撒得七零八落。廷弼扭回身一槍，刺透凶心頸項，挑下馬來亂掙。用力太猛，槍纒穿過咽喉，急難抽出。惡膽趕到，一叉拋來，正對廷弼面門。事有湊巧，恰好長春、雙蘭趕至廷郊身旁，長春見叉拋來，迅舉刀一格，將叉打落。惡膽一飛錘擊來，打中廷弼肩背，伏鞍退下。

書是單表，事是並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。雙蘭到時，忙拈弓借箭，對著惡膽面上一漾，惡膽扭頭一躲，箭到，正穿通太陽。惡膽策馬奔逃，長春追上，一刀了命。廷弼深感長春、雙蘭救援之德，又慕雙蘭姿容美豔，武藝精工，雙蘭亦愛廷弼是個英雄美丈夫，兩下已心焉相投了。

再說因勇回營，將湘蓮制的丹藥化水，敷半服半，立時即愈，又將藥包了些，找著廷弼，合兵追殺賊眾。廷弼得藥亦愈，將一

壺雕如箭送與雙蘭，說道：「咱們同這穢賊交鋒不及，得有污小姐的寶刀，這壺箭請小姐暗中相助就是了。咱們向前剿殺，小姐在後便宜行事。將來表奏勳績，後勁之功與前矛平等，中權又當別論。」說畢，大眾並力追趕，望見前面鐵骨、狼口、蠻拳勒馬迎敵，包勇一見，怒從心起，更不答話，提槍就刺。鐵骨在前，蠻拳在後，正欲暗傷包勇，不防包勇大吼一聲，如雷般響，驚得鐵骨慌張漏空，被包勇當心一矛，刺個對通，槍鋒透背，連穿著蠻拳的左肋，一挑兩賊下馬。狼口用飛刀擊來，將到包勇身上，被廷弼挑落。狼口連發兩刀，一刀已近包勇，一刀將近廷弼。忽聽「籟」聲一箭，將近廷弼的那把刀射落；已近包勇的那把刀剛落到包勇右肩，幸虧包勇快疾將身一偏，削去膀甲。又聽弓弦響處，狼口臂上已著一箭，拿不起兵器，勒馬逃回。長春趕上一刀，連肩帶背砍去半邊。三個小頭目已誅，包勇等四人率領兵將分頭追趕，殺得賊眾屍橫草莽，到處腥風。

正欲駐紮憩息，探卒報導：「又有剛腹、強筋、銅頭三個小頭目引著眾賊來了。」一時當面。包勇對定銅頭，廷弼敵住剛腹，長春迎著強筋，三對兒大戰，殺到數十合未分勝負。包勇殺得性起，圓睜環眼，大吼一聲：「呔！囚攏的！看我這一槍結果你的狗命。」銅頭吃一大驚，手一鬆，被包勇一矛從跨當裡刺入小肚，連人挑得數尺高，倒撞下馬。剛腹、強筋見勢不好，撥馬便回。廷弼、長春追來，剛腹一手挽著蠻牌，一手挺著月牙鏟，擋住二人。強筋回馬，連發飛彈，傷了廷弼、長春的手，兵器不能得力。正在危急，雙蘭趕上，拽滿弓，扣定箭，說時慢，那時快，認定剛腹面上一箭，翻身落馬。不防強筋又一飛彈，正中雙蘭手腕，叫聲：「呵唷！痛殺奴也。」廷弼此時忘卻自己手痛，忙扶雙蘭奔回營中療治。長春手被傷，亦只得負痛奔回。強筋在後緊追，不防包勇跳下馬來，從人叢裡幾個縱跳，縱在強筋背後，手起一鞭，將強筋的頭打作兩瓣分開，倒斃馬下。三賊又除。得勝之兵，殺賊如砍瓜切菜一般，震夏又領兵會剿，八個小頭目首從翦滅，收兵回營少息。廷弼、長春、雙蘭用湘蓮藥療治，不久即眾，一面整頓金革，同來協助湘蓮。

再說湘蓮聽探子報說噴火虬追趕女兵甚急。湘蓮一想：「此賊初狠，非我難除。」忙策馬來追。噴火虬聞得背後有人追趕，回馬迎敵，見一少年將軍，長身白面，皓齒明眸，美並宋朝，英如呂布。頭頂束髮紫金冠，緊金抹額，鬚巍巍兩朵紅球，穿一領西湖冰團龍滿繡戰袍，外罩連環鎖金翠翎鎧，足登香駱皮粉底烏靴，纜一匹白身青鬃青尾雪花驄，手執一桿赤金點鋼槍，腰懸鴛鴦劍，又掛一對豹皮囊。美顏怡眾，英氣驚人。噴火虬一見，神魂飄蕩。卻是為何？此賊原想劫搶女兵取樂，今見湘蓮如此之美，頗起邪心，指望擒住湘蓮，攜回受用。忙帶笑說道：「來的將軍請通名姓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乃總領將軍柳湘蓮是也。你這狗賊快報名平！」此賊道：「我乃上穴大王噴火虬，兄弟呼風吼，八個領兵頭目凶心、惡膽、剛腹、強筋、銅頭、鐵骨、狼口、蠻拳，都是萬人無敵，本領高強。將軍若知利害，隨我們到穴裡受用，豈不好媽？」湘蓮聽罷，豎眉睜目，喝聲：「照槍！」當心便刺。噴火虬手提泛尖兩刀撥風刀，連忙架開，回手一刀砍來。湘蓮使足膊勁一路，震得噴火虬兩臂作麻，吃一大驚。想道：「此人臂力驍勇，何能取勝？」只得奮盡生平勇力來鬥，戰到數十合，未分勝負，兩人少歇；又戰數十合，將見高下，又停了許久；湘蓮催戰，噴火虬勉強強來迎。湘蓮越殺越勇。噴火虬汗流如水，氣喘吁吁，不能抵敵。虛晃一刀，退去百步，暗掣標槍五枝。對著湘蓮咽喉，一標槍放來，被湘蓮咬住；又照面門一槍標來，湘蓮避開；又連發二標，都被湘蓮接著；虬賊勒回馬走，湘蓮追來，虬賊回身又一槍標來，被湘蓮挑落。虬賊回身那一刻，湘蓮已取金標在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虬賊的標槍剛脫手，湘蓮的金標已到，正中虬賊右目，大吼一聲，伏鞍而逃。

湘蓮急追。未防呼風吼聞報來援，正遇湘蓮，鬥了十餘合，因膊傷未愈，招架不住，借此敗走，誘湘蓮來追，一流星飛至，中著湘蓮左肩。若在他人，此膊已脫。幸虧湘蓮練過易筋經，內功甚壯。雖未受傷，亦甚疼痛，提槍不便。火虬目中金標，因有倒須，護痛難拔，上了麻藥，吞了護心丹，回馬來攻。三人負痛接戰。湘蓮一槍，二賊刀斧剛敵個住。湘蓮暗付：「二賊夾攻，要想法取勝。」

正在忐忑，雙蘭趕到，一馬當先衝來。兩賊見一員女將疏眉鳳目，杏臉桃腮，金寶珠冠，翠翹抹額，穿一副果綠百花錦金爛銀鎧，白綾滿繡戰裙，騎一匹桃花川馬，騎驟如飛，手舉方天畫戟，掛一弧玉角弓，懸一袋金稜箭。兩賊心中想道：「這對美男女定是夫妻兩口。」正在出神，雙蘭扣定箭，拽滿弓，照著火虬面門一漾。風吼看見，急將斧柄往上一撥，那知此箭從風吼脅下射透肩窩。風吼中箭，狠命的一流星打來，湘蓮閃過，打在雙蘭腳上，痛徹心脾。雙蘭咬著羅帕，又一箭，射中風吼的脈門，撇斧敗逃。火虬見風吼中箭，心慌，又見湘蓮右手一抬。恐怕金標再到，將身一伏，策馬便回，從岔路走了。

湘蓮趕上風吼，腦後一槍，直貫咽喉。挑了下馬。無心戀戰，保護雙蘭回營。受傷甚重，痛楚難禁。廷弼聞雙蘭呻吟之聲，心如刀絞，一面同長春、包勇趕殺賊眾。廷弼尋著風吼的死屍，咬牙切齒，一頓亂槍，將風吼屍身戳成個破蜂窩。雙蘭得湘蓮藥治，數日方痊。

再說火虬知眾頭目全行被殺，一人落單，盡起兩穴之眾，又集各處匪苗，共有數萬，同來助戰。奈日中金標，倒鉤難拔，惱的性發，狠命一拉，連眼珠帶出，昏倒地上，半日方蘇。咬牙切齒道：「若拿住柳孩子，千刀萬剮，方消我恨。」埋一大炮安放要處，又四面八方伏了兵，再來誘敵。

湘蓮等未知埋伏兵多，輕騎來戰。火虬漸殺漸退，退至穴邊，伏賊齊起，圍裹將來，士卒驚慌。湘蓮、包勇奮力當先，披、堅執銳，左衝右突。賊人越戰越多，眾心大懼。湘蓮等死命殺出重圍。湘蓮道：「我兵太少，不能久戰，只好扎住回歸要路，李賢妹督率眾兵總以強弓堅守。我等四人奮力殺到核心，除了賊首，其餘自解矣。」雙蘭道：「哥哥須要見機，不可自負其勇要緊。」湘蓮應諾，別了雙蘭。對包勇、長春、廷弼道：「你三人作一隊，寸步勿離，我作一隊。只可奮衝，不必戀戰。」包勇聽說，大吼一聲，挺矛躍馬殺去，長春、廷弼緊緊隨後。湘蓮按標在手，衝到核心，手起標中，傷了許多賊將，厲聲叫道：「避吾者生，當吾者死。」眾賊已知其勇，不戰自棄。今又見湘蓮槍法如怒龍攪海一般，個個兵器墜落，處處馬仰人翻，大有子龍百萬軍中斬將臨營之勢。

四人戰了一天，饑渴難忍。湘蓮道：「咱們且殺出去，吃飽再來。」包勇當先，湘蓮斷後，又透重圍，人困馬乏。湘蓮在豹皮囊中取出個小袋，剩著乾糧不足兩升。廷弼問是甚物，湘蓮道：「是我師父仙傳秘授的療饑糧，吃一勺可抵數升，吃一回十天不餓。」長春道：「這乾的只怕難吞。」湘蓮道：「不相干，只管吃。」於是每人倒了勺餘，一納入口，自然潤化生津，容易下嚥。包勇要添，湘蓮道：「吃多反要脹死了。」果然，服了此糧，不但肚中充暢，而且精力倍加，互歎仙傳之妙。湘蓮道：「這一餐可飽在月。」四人一同回營喂馬，湘蓮又將仙糧和入馬料，一面說道：「咱們的功勞就在此番，一戰成功也。」

停了一會，湘蓮心血來潮，對眾說道：「我此番進去，揮我的寶劍，步戰便捷些。」將鞍馬安置營中，自己步行當先，叮囑包勇、長春、廷弼道：「你們只殺眾賊，火虬交給我了結。」三人依言。包勇爭先，又殺進重圍，逢人刀砍，遇馬槍挑。這場大戰，殺得眾賊沒命奔逃。湘蓮同火虬對敵，火虬引湘蓮漸殺漸遠，引到一處窄峽谷中，火虬不見。湘蓮生疑，防其火攻，已佩著避火符訣，口中念咒，心內運神。忽聽如雷般響，一炮轟來，湘蓮即借火光遁去。火虬笑道：「好個體面孩子！可惜炸成灰了。」笑聲未絕，湘蓮已在他背後，雙劍齊揮，將噴火虬兩膊挨肩卸下，一聲大叫，伏倒徵鞍。湘蓮用馬韁縛著這半死半活的賊軀，駝到各處示眾。一面叫道：「如不降者，以此為例。」賊眾見湘蓮如此神勇，唬得魂不附體，降的降，散的散，上邊一帶登時瓦解。包勇等三人正殺得手活，賊眾見湘蓮趕著沒手火虬示眾，盡行驚散。湘蓮等五人合兵，同回大營，眾將彼此賀功。震夏大喜，將賊首屍身釘在要處永遠示眾，自此苗疆平伏。一面申奏報捷。

廷弼慕雙蘭才德，欲聘為妻，湘蓮執柯，比時卜吉成親。兩人魚水之歡不必細述。震夏既有佳兒，又得佳媳，欣喜異常。一日折子批回：陶長春著補苗疆總制；包勇升鎮南將軍；周瓊內升兵部尚書；周廷弼升授九門提督；柳湘蓮特升都統；李雙蘭封智婉將軍。周瓊等著來京供職。一面開賀餞行。

雙蘭將丫鬚帶了幾個，餘者盡歸長春使用，臨別痛哭不已，向長春道：「妹子幼亡父母，蒙哥哥撫養，一旦遠離，心如刀割。

」長春道：「妹妹不必掛念，自古女大須嫁，何況兄妹倘有日邀恩進京，仍舊相敘。即如周大嫂子當日離京到此，目前還在京中住下了。人生聚散總由數定，你只自己保重，多寄音書，使我放心。」雙蘭只得又大哭一場，揮淚而別。長春道：「愚兄有督守之責，恕不遠送了。」又同湘蓮泣別一番。

震夏、湘蓮等於路無可表述。到了京師，震夏另置房屋，貼近賈氏宗祠後園，與大觀園相聯。柳湘蓮改換門楣，重添府第，氣象巍然。兩家合賈府以及諸親友酬賀開筵，繁華熱鬧，亦不細表。

單說探春得雙蘭為妯娌，結為姊妹。雙蘭近亦習文，與黛玉更加親密，丫鬟中亦多習武，雙蘭又與眾姊妹結盟。一日黛玉請雙蘭洗塵，說及疆場事故，寶玉見雙蘭人品，憶及弔林四娘的詩歌，默然神往，如有所得。正躺在炕上，忽有丫頭來報：「柳二爺、周姑爺、週二爺都在外面等候。」寶玉忙更衣出迎。要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